

## 第五章 結 論

布農族人當尚未遭受外來文化（漢文化而言）影響前，族人的意識世界，只有盡入眼簾，極目所能看得到的廣鬱蒼翠的千年森林，以及綿延不絕而高聳入雲的山巔百嶽。所以他們的理解認知，只有如此，殊不知，外面的世界，後來還有許許多多跟自己不同的語言、文化與種族，從大陸先後移民到台灣的事實。因此，他們的意識原觀，只有單純的大自然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氣候的運行現象，以及所能接觸到的家人，或者是族人，再要不？頂多是他族群。族人對於不可知的大自然現象，如日出日落、刮風下雨、天打雷劈、山搖地動、山洪爆發……等等，相信有一種超能力的東西在背後操弄著。衍生出布農族泛靈化的宗教信仰，凡事都得占卜問卦，吉卦行，凶卦止。布農族只有家人的親屬觀念，家族是由小氏族、中氏族與大氏族螺旋上升匯聚，造成氏族制度是布農族獨有的一種特殊社會制度。另外，布農族對領域的觀念，亦相當重視，有土斯有財，土地是布農族生存的根本，而形成族人的地域概念。獵場劃出來的勢力範圍默契，生產農作與房屋建築的先占土地，都是布農族人領域概念下的具體宣示結果。

布農族的基本意識裡，具體地說，其實只有到家族的概念這一層，尤其代隔代的數量愈多，愈表示之間的隔閡愈高，因之間的時空因素，造成情感交流間與親密感相對地疏遠。唯有血緣還非常接進的人會彼此住在一個屋子裡頭，過去布農族至少會住有約 30 個人以上，甚至還有的一屋子裡住有 60 個人以上呢！這就為什麼布農族是大家族制的關係，另立門戶的原因與情形，相當少。居住環境的關係，交通完全靠兩條腿，所以平常有互動關係的只有同住屋簷下的家人，親戚的來往，只有在重要節日或其他原因拜訪時，才有接觸，自然形成一個封閉的人際關係，連帶地影響看法與觀念。

布農族因受限於其生活經驗的單純，以及接觸的環境與人際範圍，自然影響到布農族人對事物的看法，這就為什麼布農族只有家族的觀念，沒有國家的概念的原因。甚至連族群的意識也相當薄弱，民族主義似乎在布農族人無法形成與凝聚，當然國家認同更不必說。布農族沒有形成國家形式，除了文化因素外，思想意識的發展，更是重要的原因。若按政治學的理論說法，國家的形式，基本上必須要有政府、主權、人民、土地。過去台灣不論哪一個外來政權統治台灣，如荷西時期的荷蘭殖民政府、明鄭時期的鄭氏王朝與日據時期的日本殖民政府，都犯了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不了解布農族的歷史文化及其想法，致生衝突，尤以日據時期日本殖民政府最嚴重，單單與布農族發生的歷史事件，就不計其數，如大分事件、喀西帕南事件、大關山事件、清水事件、土坂事件、新武路事件……等等。想異想天開地憑先進的船堅砲利，是不足以徹底征服布農族人的意志的，就算抗日英雄 *Dahu-ali* 被抓走，許多的 *Dahu-ali* 還是會如雨後春筍般前仆後繼，多到殺不勝殺。也不是「以夷制夷」或者「以蕃制蕃」，就可達到統治效果，反

而適得其反，日本殖民政府統治台灣時，對原住民的各種慘無人道措施的失敗，可為殷鑑。職是之故，筆者呼籲當權者，多以人道關懷的態度，善待非我族類的少數民族，相信可不費吹灰之力，便可贏得人心。

布農族一如其他台灣原住民一樣都是屬於弱勢族群，在布農族概念裡，沒有國家意識，只有家族氏族的概念，最多也只有族群的意識，我群的概念便是布農族，*bunun* 的意思轉譯成漢人理解的意思，便是自稱自己是「人」的意思，別於一般動物，具有尊貴的意涵。布農族的祖先，很早以前就住在台灣了，一直過著配合春夏秋冬自然運作的悠哉生活，因此沒有所謂的文明污染，但是好景不常，台灣被日本佔領後，破壞了布農族傳統生活方式，甚至生命還操在日本政府手中，因此作者欲以身為族人的第一人稱的寫法之目的，希望提醒布農族人以及後代子孫們，要記住日據時期日本殖民政府統治臺灣時，種種對布農族不人道的措施，族人可以展現「以德報怨」的高尚情操，但不可忘記過去日本軍閥荼毒布農族人或對付原住民的暴行。往逝已矣，只希望日本當局記取過去的教訓，誠懇面對歷史的錯誤，勇敢向台灣原住民以及曾受過日本軍閥政府迫害的國家與人民。此外，作者希望以第一人稱的說法，取得歷史的解釋權，貼切地闡述族人的感受與想法。

本論文的章節架構分為五章，作者欲從日本殖民政府不合理，甚至不人道的理「蕃<sup>86</sup>」政策或措施的遠因，順著脈絡到日本殖民政府逼繳槍枝而爆發歷史事件的結果，突顯歷史事件的主要人物 *dahu-ali* 扮演的角色及其歷史地位。理「蕃」的部分，主要是針對佐久間左馬太總督的「五年理蕃計畫」論述，因為日本殖民政府剛佔領統治台灣之初，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便是漢人的武裝抗日，無暇顧及深居山上的生「蕃」，因此日本殖民政府初期的政策，對原住民採綏撫策略，所以這個時期日方與原住民尚稱相安無事。直至俟日本政府壓住漢人的抗日活動，且台灣西部平原已大致底定後，便開始有計畫的對付山上的原住民。當時佐久間左馬太總督走馬上任前，日本天皇特別指示，需完成兩項任務，第一蕃地的開發，第二蕃人的管理，所以他所規劃實施的「五年理蕃計畫」，就是針對原住民訂定的，以其慄悍專斷的性格，讓布農族也吃足了苦頭，軟不見效就硬來。

---

86. 「蕃」字，就字面上的意思，含有歧視的意味，但作者為方便讀者理解當時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原住民的歧視態度，所以原則上提到原住民時，有些地方還是引用「蕃」字。

在此章節裡，作者想要盡量客觀論述日本政府高壓懷柔的兩面手法，例如透過蕃童教育的手段，灌輸日本思想，或者鼓勵日警娶原住民頭目或有影響力者的女兒為妻，甚至學蕃語。但最後日方認為這種懷柔方式，未見成效最主要的因素在於原住民有槍，以致擁槍自重而不聽管理，因此有必要採取沒收槍枝的行動，結果造成布農族全力抵抗其因沒收槍枝的不擇手段，而發生抄家滅族的事實，在本章做一個交代。由於前述的因素，以致爆發了布農族於日本統治期間的重大歷史事件，同時演變成日方與布農族間相互報復鎮壓的因果循環關係，例如大分事件、喀西帕南事件、馬典古魯事件、新武路事件、六龜里事件、清水事件、大關山事件、逢坂事件等。在本章裡，作者想要論述的是布農族的民族性，其實很溫和謙順，除非生命尊嚴受到侵犯，被逼到忍無可忍的地步，否則以布農族內斂及沉著的謹慎性格，斷不會輕舉妄動，以免遭致日本政府的趕盡殺絕，換言之，絕不會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因此布農族接二連三的抗日報復行動，說明布農族出於不得不然的無奈，並不是布農族故意挑釁有先進武器及國勢強大的日本政府當

局，所以作者在本章裡處理的核心，就是布農族歷史事件的發生，並不是日本殖民政府片面所謂的「蕃害」，而是布農族爭生存、自由、尊嚴的民族聖戰。日本殖民政府理蕃政策的「因」及造成歷史事件的「果」，在這個因果關係中有哪些重要的布農族歷史人物，其扮演的角色及其歷史評價，作者在第四章裡特別要突顯他的重要性，探討 *dahu-ali* 最後「歸順」<sup>87</sup> 的原因，長期抗日對立的憑恃條件以及最後為什麼接受日本政府所謂的「歸順儀式」。同時，在本章裡作者欲以沒有文字族譜的布農族嘗試建立家譜及寫家族史，為其本章節的特色。以上是作者對於本論文的章節架構及重點，作一個論文鋪陳梗概的說明與回顧。

作者亦是本論文主角人物 *dahu-ali* 的曾孫，屬於第四代，自懂事後常自長輩叔伯父口述 *dahu-ali* 的為人及抗日事蹟知道，但由於有關 *dahu-ali* 的研究及文字記載很有限，而且也只有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相關檔案資料，其紀錄都是片面從日本殖民政府的角度視 *dahu-ali* 的英雄抗日為「蕃害」，因此作者一直想瞭解 *dahu-ali* 在日據時期如何應付國勢強大的外來政權的威逼利誘以及日本殖民政府如何看待 *dahu-ali*，希望有公允的紀錄。自從王家祥先生於一九九五年出版《關於拉馬達仙仙與拉荷阿雷》的歷史小說後，更增強作者去唸研究所<sup>88</sup>的意志，希望透過訓練來寫自己家族的事，因為身為後裔子孫有責任用自己熟悉的語言溝通，將其事蹟及為人公諸於世。

---

87. 所謂「歸順」是日本殖民政府以其統治者姿態的觀點，對於願意放棄與日本政府對立的台灣原住民的一個說法，但是布農族不與日本政府對立，是基於雙方平等互惠、和平共處的和解想法，因為布農族沒有國家的概念，只有我群他群的差別，所以不知道日本是一個國家，只看到日本是一個與布農族不同的種族而已。

88. 作者於一九九七年考取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Dahu-ali* 的為人謹言慎行，樂於助人且勤儉耐勞，不喜與人為敵，之所以與日方交惡，乃因為其兄 *huson* 為向日方抗議沒收賴以維生的獵槍被捕入大牢凌虐致死後，對日方之不講理及不人道，產生憤恨而開始對日警思報復之念。這個想法只有 *dahu-ali* 家族知道，所以由自己家族的人寫，比較能夠清楚表達所要表達的意思，也避免只有日方的看法而沒有自己族人的說法。因此作者除上述所言以外，對家族的責任以及說明 *dahu-ali* 及 *lamata-sinsin* 何以有誰是真正的英雄的爭議，均為作者撰寫本論文的動機。*dahu-ali* 及 *lamata-sinsin*，哪一位是真正的英雄，支持 *lamata-sinsin* 的人說是 *lamata-sinsin*，因為他被日本捕殺，沒有投降，所以是英雄，但支持 *dahu-ali* 的人卻說，真正的英雄才是 *dahu-ali*，因為他有真正殺過日本人，例如在大分事件及喀西帕南事件中便手刃日警，且長達十八年才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接受和解。作者以為這種爭議沒有什麼意義，其實二者都是 *is-tandag* 氏族，而且是不是布農族的英雄，布農族人心中很清楚，因此 *dahu-ali* 的後裔避免口水戰而不做回應，只是儘可能的還原真相。例如在楊淑媛小姐的一篇論文《歷史與記憶之間：從大關山事件談起》，有關「爭奪英雄」的記載如下：

在 1997 年，高雄縣桃源鄉興建了一座拉馬達達星星紀念公園，並將中正路改名為拉馬達星星路來紀念他英勇抗日的事跡。在該年的打耳祭活動中，由高雄縣長余政憲為紀念公園開幕剪彩。這些舉動卻引起了當地一些居民的不滿，桃源鄉 *dahu-ali* 的後裔認為 *lamata-sinsin* 並不是最偉大的布農族英雄，跟 *dahu-ali* 比只能算是老二；而且他是住在台東而不是高雄。那麼桃源鄉公所為什麼建碑紀念他而不是紀念 *dahu-ali* 呢？他們認為是因為 *dahu-ali* 的後代參選鄉長但是落選，所以他的對手，也就是新上任的鄉長故意抬高 *lamata-sinsin* 的地位來羞辱他<sup>89</sup>。

文中所提 *dahu-ali* 的後裔，便是作者於一九九四年參選桃源鄉長選舉，不幸敗北，因此決心整理 *dahu-ali* 的過去事蹟及家譜的建立，以不辜負家族期望 *dahu-ali* 的真相。布農族有一種生活習慣，就是事實就是事實，不可說謊，尤其經過 *malasta-pan*（報戰功）認定的事蹟不可隨意竄改，換言之，沒有戰功的布農族勇士，也不可信口開河，胡謔一番，否則情形是很嚴重的，而且會被族人唾棄、輕視的。

---

89. 見楊淑媛，〈歷史與記憶之間：從大關山事件談起〉，頁 10



作者原想以家族史的方式撰寫論文，但布農族因為沒有文字，有關 *dahu-ali* 家族的資料，只能做到家譜的建立，或從有限的資料及口述中耙梳其家族遷移路線，另外 *dahu-ali* 因為抗日才在日本政府檔案中有所紀錄。因此作者想探討其最後歸順的原因以及能夠長期抗戰的憑恃條件。*dahu-ali* 為什麼能撐十八年對日抗戰，客觀的因素，作者認為玉穗社易守難攻具天險之勢，所以日本先進的大砲、山砲，因為地形的關係致無用武之地，直至关山越嶺道開闢完工後，日方才能掌握大勢，同時，*dahu-ali* 為何不接受日方的勸和，其中因素為對日本已不信任以及其兄 *huson* 被凌虐死而耿耿於懷。另外，至於 *dahu-ali* 憑恃的條件，作者認為就主觀的因素為 *dahu-ali* 的意志力、團結及戰備存糧足夠。

*dahu-ali* 的後裔，為了凝聚家族的向心力，同時紀念 *dahu-ali* 的英勇事蹟，其家族於一九九七年籌組成立「高雄縣桃源鄉布農拉荷阿雷<sup>90</sup>文化發展協會」，在其協會章程的任務裡，除了有關布農族的語言文化之推動外，其中特別訂明，重建布農族抗日英雄「拉荷阿雷」的歷史地位，並興建博物館立碑紀念。所以，國家公園玉山管理處於梅山村興建 *dahu-ali* 的銅像，以資紀念，梅山管理站正規劃其紀念碑文採中、英、日文解說。另外，玉管處梅山管理站，為紀念 *dahu-ali* 的英雄事蹟，曾於一九九四年四月辦理一場「玉穗社文化巡根之旅」，參加人員除 *dahu-ali* 的後代之外，還包括漢人文化工作者以及政府機關代表，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之巡山員等。

---

90. 該協會於王家祥先生出版《關於拉馬達仙與拉荷阿雷》一書後，積極籌組協會，並引用「拉荷阿雷」的音譯當協會的名稱，但這個音譯與布農族叫 *dahu-ali* 的音較不接近，所以作者在本論文中採「拉荷·阿莉」的音譯。

此外，作者在論文中想嘗試建構布農族的民族史觀，但如何撰寫建構民族史，其實是一個問題，因為文獻資料闕如，不易撰寫，所以只能從頭開始，因此建構基礎資料成爲重要的事，且刻不容緩，換言之，先從自己的家族史開始寫，只要每一個家族都寫，資料就會累積龐大的資料，因爲家譜是記載一家族的過去發生過的事。因此家族史的內容應包含世係圖表、遷徙路線及家族內重大事件等，它的範圍應該包羅甚廣。家族史撰寫的重要性，對於欠缺文字紀錄的原住民而言，想要完整呈現百年前的事件，只能依賴口述紀錄整理，但因人類的記憶有限，所能記憶的時間及事件內容，已經無法精確口述整理，而且記憶的縱深也不足。所以作者認爲要建構布農族的歷史，除上述的方式以外，地方志書的編纂亦是重要的方式之一。因爲地方志書是建立地方史料的紀錄，換言之，以家族史爲經，地方志書爲緯，經年累月後，原住民便有爲數可觀的基礎資料，對於建構原住民族史料，當可提供基礎資料，便於建構原住民的部落史。

最後，作者認爲對 *dahu-ali* 等布農抗日英雄之義舉，相對於本島其他抗日事件，史家並未給予公允的地位，甚至於以搶奪槍枝爲解釋，而不從布農族傳統之生活與文化之角度予以探討，究其原因如次：

- (一) 在大漢沙文主義之下，有非振興吾漢聲威者，則難登大雅之堂。
- (二) 布農大分抗日事件所涵蓋區域，長期屬於管制區內，對於一般人士，其感受不若霧社來得深刻。
- (三) 弱勢族群長期以來並無足夠能力整理本身之史料及宣導。

歷史可以鑑往知來，*dahu-ali* 布農先賢，因日人「五年理蕃事業」中，絕大部分原住民族群均面臨強制遷徙、傳統被摧毀之命運，所以 *dahu-ali* 因著傳統生活與文化受到威脅而奮起抵抗，最終確保了族人的傳統生活與文化得以維繫。這樣的貢獻應該值得布農族後人尊敬與紀念。